

不要在梦中说“我愿意”，因为你不知道承诺的后果；
不要打开梦中的门，因为你永远猜不到什么东西在门外动。

请把门锁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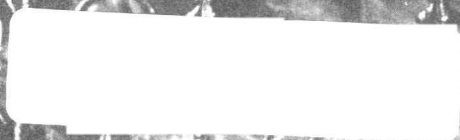
PLEASE LOCK UP
THE DOOR

◎ (台湾) 既晴 著

作家出版社

请把门锁好

◎ (台湾) 既晴 著



作家出版社

推荐序

惊栗小说的绝妙之作

倪 匡

一向看小说，只将小说分成两种：好看的和不好看的。

当然在这两者之中，还可以分出等级，例如好看的就有：很好看、极好看……等等不同程度的好看。

在看了《请把门锁好》这篇小说之后——看了两遍，绝少小说会看两遍，因为生命是如此短促而要看的小说是如此之多，要把宝贵之极的时间，安排得尽量看多些小说——想替这篇小说定一个等级，立刻想到的是：精彩绝伦。

常被用来形容小说精彩的句子是：不看到最后，不知道结果。

而这篇小说却是：即使看到最后，还是不知道结果！

所以不止是精彩，而是精彩绝伦。

小说用非常细腻、写实、推理的手法开始。乍看，以为是推理小说，然后渐渐融入魔法，进入梦幻式的境界，却又再度向现实发展，然后最终仍然归入魔幻。作者写作技巧非常高超，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情绪完全为小说所操纵，在现实世界和魔幻虚境中来回奔驰，以致在极度地震撼下，难以分清何

者是虚、何者是实，因而迷惑，所以才会有看到最后，还是不知道结果的感觉产生——那是小说巨大的震撼力所造成的晕眩。在这种情绪下，一再反复咀嚼小说的情节，还是很难能够令人平静下来。

必须用写实手法来表现的现实推理和可以肆无忌惮随意妄想的魔法鬼怪，在写作的方法上，本来应该是水火不兼容的，可是在本篇却又结合在一起，将读者带入可以接受、感到真正和现实世界并列的诡异境界，显得出奇的融洽。作者表现的写作能力，情况像超高温的火，将水分解成为氢和氧，前者自燃，后者助燃，使原来的火从红色变为青色——这种情形叫什么来着？对了，叫：炉火纯青。

小说的悬疑关节恰到好处，一环紧扣一环，层出不穷，一直到最后，仍然有意料之外的变化，如果将小说归入“惊栗小说”这一类，作者深得写作此类小说之三昧。

无法在这里引用小说的内容来说明作者运用文字的佳妙——因为即使只引用一小段，就会透露了一些内容，而由于小说结构之紧凑，这些内容又无可避免必然和小说的情节有关，所以也一定会破坏读者阅读小说的趣味。只是希望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尽可能将小说文字的描述，在自己脑中化为画面，尤其是骑车赶去殡仪馆的那一段，就可以感受到极度的凄厉、恐怖、紧张、战栗的气氛。

介绍这篇小说，只能这样。或许会认为这些全是闲话，是的，是闲话。而若要“闲话少说、言归正传”，那惟一的方法，就是

看这篇小说，投入到小说中去。

看了这篇小说之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读后感。若问：“你的的是什么？”

回答是：“我会把门锁好！我会把门锁好！我会把门锁好……”

自序

微名的作者与微名的梦

在跨过未成年与成年间的界线之前，我走进交通大学彼时尚属低矮的旧图书馆，见到了叠挤堆压的满目藏书。走道由于书柜的摆设紧凑而异常狭窄，我仿佛感受到架上的群书正准备自两侧朝我倒过来。我循着图书分类号依序浏览成排的书名是否符合朋友随口说好的条件，找到之后再小心翼翼地将书抽出来，同样的动作重复一两个小时后，我抱着一堆书以学生证的条形码“刷卡出场”。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书名气如雷贯耳我竟不想借，有些书默默无闻却让我奋不顾身冲向柜台。我曾想，或许书与人的缘分即在于此，冥冥中存在着隐性的连结。读完一本与自己有缘的好书，一如与那素未谋面的作者经历心灵的交流。

倾读之余，我也有了创作的初衷。

——在未知在某一天——也许是一年后，也许是一百年后，某个地方——也许在台北市的光华商场，也许在月球上的电子数据库，某个人——不论性别，因为不知名的理由而读完我的作品，感觉还不错，所以随手翻开扉页，对陌生的作者稍微投注一点点关心……

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我的作品，使得时空完全相异的某人和我有过一瞬间的思维共鸣，就像我现在所读、所爱的那些作家一样。

而今天，这一连串的梦终于有了起点。谢谢皇冠杂志社愿意给我开始做梦的机会，也谢谢六年来在身边支持我、鼓励我的人们。

目 录

Contents

推荐序	惊栗小说的绝妙之作	倪匡	1
自序	微名的作者与微名的梦		5
	楔子		9
第一章	眩晕密室		17
第二章	饿魔		42
第三章	招魂术		58
第四章	灵媒手记		84
第五章	现实的悖逆		106
第六章	魅影女子		154
第七章	死神之网		187
	句点		226

楔子

I

以下是心理学家卡尔·容格（Carl Jung）的学说。

自古以来，梦就掌控了人类的潜意识。经过了数千年，人类依然对梦感到困惑、感到难以理解。事实上，梦是人类的集体潜意识——所有人类分享同一个潜意识心灵；而此一心灵则藉梦境显现。

然而，若谈到西方神秘论者，他们则相信所谓的灵体概念。当我们的肉体处于睡眠状态时，灵魂将游历至灵体国度，梦就是我们对当时见闻混乱、残缺、扭曲的记忆。在灵界神游之际，我们会接触到死去亲友的亡魂、神话中的奇禽异兽甚至炼狱底层的恶魔。其间的所见所闻，将透过各种物事的象征，告诉我们未来的预言及现实世界的真相。

集体潜意识经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教育，暗伏于我们的心灵深处，梦亦化为人类行动的提示符号。这样的提示符号，或许是几何图形，或许是色彩，或许是一段音乐，当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偶然触及时，我们对灵界的记忆复苏了，然后，我们不自自主地接受符号的控制。

这就是所谓的魔法。

魔法来自人类遥远的记忆，永恒地控制着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维，以及我们的行动。

2

二〇〇一年元月中旬，我因健康状况恶化住进高雄市区的一家医院休养。

高雄市是我出生的地方，然而，由于工作之故，我有十几年没有回来了。记得当时于中山大学毕业以后，少不更事的我在满是理想抱负的驱策下，毅然孤身北上发展。而今，我即将迈入不惑之年，起初只是个杂志社内跑龙套的小弟，经过出版业界长久的磨练及洗礼，现在已是年收入四五百万的畅销书作家。

结缡七年多的妻，苦劝我返回家乡全心静养。她的理由是惟有暂时蛰居南台湾，才能远离台北市氢弹引爆般信息轰炸的工作压力。而妻还得照顾两个小孩上学，所以无法陪我一起南下打点我住院时的生活起居。

我的压力确实很大。自从两年前写出一部谈论两岸关系的预言小说之后，我便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所有的媒体开始疯狂追查我写作素材的来源。他们像狗仔队那样一路跟踪我，想从我的日常行动找出我隐而未现的交友关系。

为避免不必要的困扰，我很干脆地辞掉新闻周刊编辑的工作。靠第一部小说所赚得的版税，没有工作的我亦能暂保全家生活无虞。

在家中足不出户，我决定更弦易辙不再提及政治议题，改写柔性的都会男女情色小说。原以为应该不会再制造麻烦了，没想到艺文界的评论家替我为故事中的人物对号入座，说我是换个方式在影射某几位现任阁员。

尽管我曾撰文否认，但无事造谣的风风雨雨，反而助扬了我毁誉参半的名气。有许多人向我邀稿、请我演讲，一夕之间我摇身变为博古通今的思想新贵、言论尖兵。

我受诱于名利，终至迷失。宛若天天戴上光鲜亮丽的假面具，不停说着违背良心的话，不停写着不合意志的文章。在这种双重人格的生活下，我时而感觉焦虑，时而感觉麻木。

就这样我病了。这是身体承受不了压力的反弹。媒体们均议论纷纷地研究，我下一部作品将暗藏何种玄机，这使我痛苦万分，因为我根本不想在故事里暗藏任何玄机。

我只想写一些单纯的故事，单纯能让读者喜欢的故事。我没有含沙射影、没有指桑骂槐、没有信口雌黄，更没有沽名钓誉！

怀着心力交瘁的愤慨办妥住院手续后——我遇见了吴剑向。

吴剑向是一个刑警，与我并不同住一间病房，却成为我休养期间日常的说话对象。吴剑向虽然年轻，与我的年龄相差七八岁，但由于职业性质的缘故，自警校毕业后即开始和社会上三教九流的各种人物打交道，再加上办案经验也相当丰富，

从未接触过警界朋友的我，倒蛮喜欢听他侃侃而谈。

事实上，从我首次听到他介绍自己是个刑警，就对他充满兴趣。我无可否认自己企图在他身上挖掘写作的新素材。我既不曾读过推理小说，日后也没打算去碰它，对推理小说的印象，就仅止于侦探在刑警与跟班的协助下，经历各种冒险后将凶手绳之以法而已。

面对侦办过真实罪案的刑警，我并没有将这种肤浅、偏颇的看法说出口。从言谈之间，我可以轻易判断吴剑向是个热爱工作的人，侦办刑案极为坚持执着，无论如何也要揪出那些刁钻狡猾的犯人。

“小吴，我觉得……”在我们结识半个月后的一次聊天中，我忍不住开口：“现实生活中的杀人凶手，绝大部分甚至连最基本的想象力都没有。”

“杀人需要想象力吗？”吴剑向微笑。

“当然需要。否则他们不会这么轻易就范。你跟我说过的窃车、制造伪钞与诈欺的案件，我觉得他们的犯罪手法就极富想象力，让人在惊讶之余，还多了一丝佩服。可是，杀人犯却多属冲动下手，毫无计划可言，只要警方稍加威吓讯问，就立刻俯首认罪了。”

“说得倒没错。谋杀是一种精神压力最为沉重的犯罪类型，作案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暴露自己情绪不稳的破绽。”

“难道你没有碰过事前策划缜密、心防难以突破的凶手吗？”

“是有有。”吴剑向此时摇摇头，“但那个案子是由我的学弟

接手，我并未直接参与，我所知道的部分都是听来的。”

“告诉我那个案件的详细经过好不好？”我知道自己的语气中透出喜悦。

“我不知道案子侦办过程，只记得凶手的名字。”吴剑向反问，“这样也能写成小说？”

“啊？”

“王大哥，我知道你是个作家，一定想从我这里获得一些写作题材。”

“是这样没错……”我有点不好意思，“小吴，你不会介意吧？”

“没关系。但是，你应该没有阅读推理小说的习惯……你怎会想写推理小说？”

我诚实地回答他：“正如你说的，我完全不懂推理小说。不过，我认为只要从你这里问到一件过程曲折的谋杀案，据此所写出来的故事，应该就是好看的推理小说了。”

“不一定，”吴剑向再次摇摇头，“这是不一定的。”

“这话怎么说？”我不懂他的意思。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其实，你可以写窃案或经济犯罪事件啊？”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谋杀案。小吴，刚刚你也提到了，命案给人沉重的压力、不稳定的情绪，我认为惟有这种题材能真正激起读者的共鸣。”

“好吧。”吴剑向离开窗口，坐回座位，“王大哥，你看过这

个东西吧？”

他从枕头下取出一块黄黑相间的固体。

固体本身的体积不大，约略只有人的手指头大小。质地坚硬、表面粗糙、纹理复杂，像是一块自异国陌土掘出带回的小石子。

此时我突然想起吴剑向谜样的另一面。他在白天的言谈举止一切正常，是个十分温和、开朗的青年。特别是他对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也是我喜欢找他聊天的主因。然而，不知何故，只要一入夜，他就会变得沉默寡言，连出房到外头透透气、吹吹晚风的兴致也没有。

在这种时候，他的身上就像是挂起“禁止接近”的招牌，不必说话就让人退避三舍。我无法得知他是如何制造出这种气氛的。

他会一个人坐卧在自己的病床上，低头专心把玩观览着那个小石块。直到医院熄灯，他仍没有就寝的打算。有一次我在三更半夜因尿急而醒来，竟发现他静悄悄地端坐在我的病床边缘！我吓了一跳，连忙问他究竟怎么了，而他则没有出声，默然地站起身离开我的病房。

我早就对他这种行为感到十分好奇，但却一直引不出话头问他。没想到他居然主动提起那块奇特的石头。

“如果你真的要写谋杀案，我愿意告诉你一个我亲身体验的事件。”他将小石块举到我面前说，“和这个东西有关的奇特案件。”

“真的吗？那太好了！”

“不过，这个案件没办法写成推理小说。”

“没办法写成推理小说？”我一时满头雾水。

“嗯，那不可能变成推理小说。”

“不要紧、不要紧……我不是非写推理小说不可，只要有读者爱看，什么都好。”我的神态有点弃老还童，像小孩子即将拿到圣诞礼物般兴奋。心念稍转，我随即脱口而问：“但，既然是谋杀案，为什么没办法写成推理小说？”